

公王關中卒成相業自茲世代煌煌子孫燁燁陽而侯封陰而廟食者代有人焉昔由穎陽徙居閩粵者甚族古無諸郡梅川侯姓陳晉代人也廟于南山李花林嘗迷地以為仙源洞官古武榮郡莆田侯姓陳亦晉代人也廟于壺山風亭驛亦遜地以為清源洞官有如富沙之蓋竹侯臨漳之靈著侯皆陳族也名山大川陳氏血食者莫知其幾唐廟隱君陳其姓莫知其名或曰諱伯宣者晦迹康山注史記以行天下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家儒世仕既居聖治峯之前開元間明皇夜宿昭陽曉御靈光凡兩觀九天採訪使者之相面承聖訓使就廬山西北之隅委江州守臣獨孤正樹廟敕差孟仙真等五人奉香爇先是敕黃耒下隙無人知一旦有峨眉星霞者詣陳門曰混元皇帝遣元表蒼水使者持九麾五靈之節廉訪九天九地生死枯榮之籍今天子親詣使者欲於廬山建九天御史之臺五百年後福被黎庶吾以爾所居瑤壑莖月玉淵影天真勝處也宜捐厥地而基其

廟殿爾他日換世當為臺屬使爾司是山而廟食矣陳既諾道士出門恍失所在後忽迅雷烈風移所居于官左即其址以為祠焉祠既落成陳亦羽解遂得世為此方地主矣厥後移居德安縣之常樂里久而又分派于丁山之別業兩被國朝義門旌表之命遂以官左故廬為地主香火之地國朝改祠為官而陳氏亦有跨鰲者登瀛者握蘭者入翰苑者坐釣臺者誼誦琅琅替珮鏘鏘閱堂堂旌旆皇皇威哉威哉其耳孫陳珠控青鳧策青鶴委官門直歲道士向德新市樓楠價陶埏撤而鼎之塑神像十尊締神宇六間兩重門兩過道翠楠凝煙朱廊浸月簷鐸風而逆響燈籠畫而長焰花磚織地瓊礎生苔寶帳垂軒玉爐爇屋金碧爛目朱紫驚人氣焰威靈儼若解語聰明正直自古而今此蓋可監官事東漢杜道樞有以啓陳珠也昔道遙山金公避地以遜許旌陽桐栢山孫公避地以遜葛太極與夫閩中二陳之所以遜地為洞官者其與康山陳隱君一也隱君雖亡如存萬

古一靈其必能鍊九乾六坤之鉛採三震四兌之汞修成飛化之道不為清靈之魂則其去仙不遠尚何神哉夫神者易曰大而不可測之謂神陰符經曰不神而神所以神化書又曰萬神一神也隱君苟能神其神則可以躡元夷之域登元始之鄉而與採訪真君同

重建地主祠記

真君奉使採訪即廬山而駐節記之者昭昭矣若夫地主陳公舍宅以為官本末九神夷考舊聞自皇靈畫見於開元天子擇所妥靈事嚴未有以稱旨聖治之麓隱君子陳公家馬佳山水也一日方士欵門以遷巢為公諷公欣然顧不難於遷而撥力未逮迺風霆夜駭屋廬無挽詰且盡室已南徙矣於是神職效珍子來畢奔因溪阜為壙血架雲霓於棟宇由廟而府府而觀觀而宮真館日增異境亦曰廣有非人謀所及原夫宏規偉制雖云地闢天開要皆公胸中之丘壑也人之情私

戶牖者不知有藩墻之外不忍其身之不冥則皇恤乎異代之戚休今公指世守之業以為生靈請命割吾廬之愛以開後五百年黎庶之福高識邁往誼槩薄雲使爭席野老見之能無媿汗是足主茲山與宮之香火相為

久長矣歲在旃蒙大淵獻道院以兵燬殃及于主祠事定載葺其明年落成管轄官事周得一副知官事周承源請記其廢興余聞之公自徙家紫傳而世次莫考好事者往往以譜彊附于公獨古碑有知官事呂至信刻初降像而以事繫之曰今乾步是也世以為余族馬兵火屢更家無完牒不敢效崇韜祖汾陽以為公羞雖然公之賢雖微吾祖猶應記之況呂碑之傳如許哉於是乎書太歲丁丑至元十四年上元日山之民石礪陳有宗記

山泉居士吳蒙題蓋

重建地主祠祝版

至元十三年歲次丙子三月丙寅朔初三日戊辰住持官事兼領管轄周得一副知官事周承源監臨同主管官事伍永懷與宮門知

事道衆等敢昭告于恩府地主陳公感應大王惟神夙有仙苗毓靈聖世採訪分司廬山開治玉趾親臨曰捨此地當獲靈佑言畢隱去雷電宵馳不驚春寐神運厥居山之南際廟食一方遐邇福被自唐而宋越五百禩建

炎寇江陽九厄至官庭灰燼草萊墳鬱隨即中興扶顛起廢春筴撤新香火如故南渡于今幾更祠宇朝謁駢繁神之助豈謂乙亥祠又延燬大數將期非神不祐地覆天翻其毒太苦倉庫蕩然束手無措粒食不繼命懸一縷百孔千創非昔年比舊通未償新債又舉朝夕靡遑妥靈無所輒不自揣奮空撐挂幸藉檀那慨然樂施經營新廟還復舊址將次落成悉資神護消日惟良適逢修楔歆牲醴酒敬酌元誓少長咸集慶安神位幸攝化於十方俾庫帑之豐裕簪裾聚居而叶和主佃相依而安堵茂衍香花敢忘神賜尚饗維至元十六年太歲己卯七月丙午朔初六日辛亥通妙沖真大師江州路道教都提點管轄諸官觀太平興國宮都監住持官事周得

一明素凝和大師江州路道錄提舉諸官觀知太平興國官事周承源崇道大師江州路道判太平興國官副知官事劉宗傳與官門知事道衆等敢昭告于恩府地主陳公感應大王惟神秉靈此山垂佑官庭遠來近悅福

被民生聖元革命祠宇變更度材改築五載落成美哉輪奐炳然丹青殿陛整肅門徑關平規模宏遠莫之與京悉自神化於人豈能目吉時良揭虔妥靈蕪若牲醑于豆于登洋乎如在昭鑒微誠真靈香火協贊中興贊禡聚居各保安寧疵癘革消倉庫充盈歲時祀事敢忘報稱尚饗

九天採訪真君行官記

善言天道者至自然而止然其監曰天監者白天春視聽秩討惟天之歸之無為而無不為無言而無不言其自然者固體用兼該不過行其所無事耳古人知其然故泰若其道克享其心參贊其化育運續其休命若護曰天道遠不可致詰付之悠悠以為自然焉惡可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與天為一矣

至其下民必請問女牧必徧咨明目而達聰
黜幽而陟明何嘗一日而忘天下迨德下衰
猶有人主耳目之官懼其不廣且於內外者
廉察之負而後退方絕域莫逃於萬里之門
見此採訪之官所以自天啓之而行官之設

陸八

三十八

尤人事之不可忽也真君自開元瑞應于聖
治之麓得陳氏故居以宅厥靈於是潯陽郭
有西坡之廨萬壽之觀夢陵原之白騰崑崙
灤溪之昇龍紫陽皆祠之分達者殊庭珍館
相望於江上矣非顧為是多事也祠稱採訪

是為上蒼監臨之司則幽遐必徧燭愆惡必
精別將使採訪之下任司牧之寄者無負於
惠養承流宣化者無負於撫字為人臣子者
盡事君之忠事親之孝以無負於覆載庶可
對越以免於戾否則昭昭在上毫髮無爽休
咎將於是乎分其敢不敬世道所關非其他
香火緣比矣眷維雙鍾之邑距聖治百里而
遠獨分祠視他邑為陋翠麓周氏為邑望族
周君恕字公叔又族之望曾惟兵火家靡孑
遺旁求嗣續未有所遇乃念處人倫之常者

猶有子孫不皆賢之歎或不幸無後而擇所
立亦必務在得賢往往圖回於積年而未易
定況吾值其變老為窮民朝不謀夕矣方將
茫焉求一乳臭以托餘生則身計已大謬而
高曾以來銖積寸累者付之輕擲於此心何

陸八

三十九

以自慰吾當內審於心有可以建之天地質
之鬼神以上契吾祖禰之心則事適乎權何
敢求其盡合於世法今採訪行祠猶吾邑之
闕典思欲恢拓其規使吾之家祀得依神聖
之香火相為無窮則祖禰不為無托乃謀之

廬山太平興國官管轄官事提點周得一知
官事道錄周承源願捨田若干頃莊宇在馬
地若干畝祖隴在馬為莊扁以翠麓創採訪
行殿一所旁建飛天法輪及諸聖像周氏祖
禰祠堂就附東偏歲自官庭分遺道侶之公
清者以主之上可以效贖華祝為作民父母
之聖主祈天永命次可以希風魯頌為輔世
長民之賢臣集福延年聖號所謂應元保運
神化昭順此其證也又次可以為吾之高曾
以下得聽法聞經超凡希聖之階又次可以

為吾邑井鄉黨得日修勝事歲濟豐登之便
聖識所謂五百年後福及生靈又此其旨也
吾祖父如有知焉幽幽之中能不釋然以慰
雖然以喜哉聞者莫不稱善乃白之郡邑給
以書契蓋至元十三年六月日也儲是年之

租入為祠宇之創始未落成公叔以疾終得
年七十有五先已自叙其顛末遺言求記之
者有宗未熟公叔而稔其事乃為志其大槩
且諭于眾曰捨宅之源委既如右矣觀其所
自叙則於祀祖先資冥福護丘隴之事一編

之中屢致意焉以繼志述事之難其人而托
之方外之士則受其托者良亦不輕一言之
發顯幽臨監大其生也既以是屬之其人則
其歿也將以是請之於神苟得請焉則非受
公叔之托實膺上真之托矣重然諾者其良
圖之圖之如何經紀必務於周密委任必擇
於謹厚以住山甲乙之規視周氏之宗祀使
其香火相繼於無窮則公叔為不死矣至元
十七年清明日石礪居士陳有宗記并書少
中大夫江州路總管兼府尹鴈門楊仁風題

蓋

太平興國宮營造記

得陽為江南重鎮廬阜為得陽名山神禹之所嘗登而刻石者秦皇漢武亦皆紀功其上傳記所載班班可攷它山蓋不得擬也山中道釋之廬不可縷數而太平興國宮獨以九天採訪真君宅靈之地而加顯焉自唐開元帝感異夢一時修奉備極既命吳道子圖寫像貌復命獨孤正建立祠宇神運之木隨用隨足談者以為異由唐而來世代凡幾更革林谷凡幾變遷由府而觀由觀而宮雖或興或廢而真君之靈則猶一日上之尊崇愈至下之信向愈篤又豈他神可得而擬哉歲乙亥國家混一六合九江市不易肆各得全生而官去城差遠不無過中之擾知官事周得一副官事周承源庚六慨然有感人官庭之駸剝田園之荒蕪欲圖繕葺而無其力左承呂公時開大府函以告馬隨助以廩粟貸以耕牛俾招集羽流經理舊業越三年組入漸復其故於是廢者興仆者租殿堂廊廡一時俱新

湖邑有周公叔者悉以其家產為若火之奉官前之由間有為豪家所據者亦皆歸疆由是宮計始裕道眾日增鐘磬日響九重演使降香東西行者莫不舉手加額比靈改觀神人咸悅是固二周君辨一肯心之所致而非

呂公惻然于始別二君何從致其力哉在者建炎初官嘗燬矣通元大師周孚先嘗掃此而更新之今二君皆其近族後嗣信於此山有緣如此余行四方每歎大事之壞爛頽廢而不克振者何可勝筭宜皆其勢之不可為

哉蓋上下悠悠而無惻怛之念爾乃若潛山青城蓋與真君同時著靈而兵革之餘皆不復如舊又安得不有感於斯余九年寄迹有禱未嘗不孚留滯未能即歸故隱歲率一至官中辦香致敬二君俾記願未用不敢辭姑

為紀大略俾來者考焉若夫土木凡用則不著至元十八年歲次辛巳八月甲子承直郎江南瀛溪書院提學年錄撰拜書嘉議大夫常德路總管兼府尹李秉彝篆額

太平官新莊記

真君殿碑蓋龍興據其所具而作及以疾歸留官踰月與身見而言傳者或異遂更訂而丹書之既入石矣猶有一遺其田始田履畝財及三千今萬有奇考合其舊為一而言今則不然皆冲靖真常凝妙法師湯均提點知

宮錄江州路道教之後之致者獨萬有一千其道有三曰貨取曰施入曰力作余歎其用志之確親勞之多無文以彰之世烏乎知為目其諸莊與地在所及其施入之主之名自多衰之以及其寡今最貨取三千六百五十

惟石門千二百八十為多其不足是者塔石二百八十錦溪七百五十石塘九百一十龍岡九百六十上龍溪千二百三十惟塔石居興國大治餘皆江之德化最施人者五千三百五十惟翠麓二千二百為多高岸半之元

山千二百萬安千七百福興千七百四十趙陳二千一百惟高岸居興國之永興元山居斬之黃梅其故主則厲堅孫項至大餘皆江之屬縣翠麓湖口萬安德安福興彭澤趙陳瑞昌其主周恕胡榮呂師山則碑福州路同

知者與齊永年云力作者創四茗礎於德化縣曰義興莊凡四十有二盤又墾田二千肇為五庵宮之前三日東西太平與紫元宮之後二曰湧翠穀峯其始皆管茅樸樹衆所薪牧之園皆募人錢鑄銜斧而出高蔣松杉栢茗皆摘實授子畦而苗之移置其地下種薯芋諸菑與水可堪稻者皆令募人有之其利不入公宮以勸夫未至者余聞之肩輿歷至其所而觀焉經始久者方五年近者一歲而木之布列岡阜新者雖沒草間而生意蔚然久者已離立如人將數萬本其畦而未分猶盈畝焉篁篠斬捐而不傷其鞭畚故上取諸他山為箇不可計意者倍徙乎木筍已叢出其下特未林耳君登高丘指宮林以相語曰聞之故者之山始亦榛莽如是吾所材而用之皆基先民今荒山可芟治者猶或數里天假吾年而為之不置或得盡闢百年木皆連抱可使後人資以治官亦吾於世生不虛也余曰嗚呼君之所言政古人所謂人棄我取本富之要也迹是為心何事不可為何功不

可集宜人之動盪鼓舞割所愛惟懼施入之後不然彼其家田民賴以食其力者也將以尺帛斗米遺之猶戀姦移時响响然收恩而後以授記是連阡亘陌之田直或千金無所望報棄之若鴻毛非有以服其心者能然耶余惟久此又聞其將大衆之法道流非有故不入田民家民之入錢取薪炭山者皆給之券恒遣力人持挺行邏林間盜采者有罰錢穀入出井井有稽春磨之細不遺糠粃公宮大庖日炊米十斛可食千人其徒皆就食官堂來必道筆以示不褻職官事者各有子院有釜鬲不作飲食惟待茗茗瓶水之須其僮奴之守舍與諸菴遠官數里者為飯皆日賦之子院不得設塑像且夕惟即瞻禮於官余問其然則曰子院強則公官弱強日益富則公官日益不足不足勢必下求子院一則應再而緩三則柔者德之以色剛者拒之以言上下之情寢以離矣不若同甘共苦以公官所廩養之為可恒也嗚呼他道流能遠計若是乎嘗與一二知己私竊評之白須蝟磔有

能豹之姿已見其力足任事加以沉深有謀寡言而信威而和誠而恪視數百人黃童白叟約束如一使不為老子法用世而為將帥可以進退三軍立功萬里今願為九江黃冠師枯槁山林已足也耶因叙田及此君名德潤字季玉號薌澗其左右君靡朝以夕盡其勞動忠於其官同成功者中外四十九人紀諸殿碑可考而知嘗觀漢費鳳韓仁諸碑書多不滿石或三之一或半焉而空其後豈待天嗣有所書耶故今例之亦法古之一也

大德九年辰在乙巳日短至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姚燧記并書及題額

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之六

陸八

三十五